

5-6
淶水亭雜識
蘿庵小志

清納蘭容若著
清李蕓客著

進步書
局校印

淶水亭雜識提要

長白納蘭容若原名成德為明太傅珠之子貴介而以博學聞所友若吳漢槎洪稚存輩皆一時之選切磋有得著錄成書不僅異聞軼事之足資考證也

淶水亭雜識卷一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泣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曰淶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覽云爾。

燕山竇十郎故居。或云在城西。或云在昌平。或云在涿州。或云在蘇州。時馮瀛王道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之句。今北城有靈椿坊。疑是十郎舊里。此靈椿所以名坊也。元時海子岸有萬春園。進士登第恩榮宴後。會同年於此。宋顯夫詩所云臨水亭臺似曲江也。今失所在。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

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衙。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牘。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牘即越橋下牘。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

紅螺山大明寺碑。元昭文館大學士。太史院使。領司天監事。樊從義撰文。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王與書。稱寺始於唐。金世宗大定間。召佛覺禪師於真定之

弘濟來住茲山。元仁宗時。詔雲山禪師以榮祿大夫大司空。佩一品銀章。主大聖安寺。內侍大司徒王伯順以大明為聖安宗。派請太皇太后發帑五萬為修寺之資。至正中。雲山從聖安歸老於此。盡捐前後所賜金帛重脩焉。蓋沙門檢校司空。在遼時。已然金元循之不改也。碑又云。兩紅螺死為雙浮圖。瘞之寺中。今寺南一池曰紅螺池。三面皆果園。花時游覽頗盛。殿西有竹一畝。寺東南二里許。為明懷甯侯孫武敏公墓。有兩碑。一李賢撰。一彭時撰。中一碑刻諭祭文。

呼奴山白雲觀。有元大德八年集賢學士宋渤碑。

千佛寺建於明萬曆初。中有長沙楊守魯安陽喬應春二碑。皆鎮陽林潮書。潮以鴻臚寺主簿。直文華殿中書。應春碑稱諸天阿羅漢。皆太監楊用所鑄。劉同人帝京景物略乃謂為朝鮮國王所貢。當以碑為實也。

藥王廟。天啟中魏忠賢所建。落成時。帝加獎諭。賜資甚厚。當年必有豐碑。今無片石。蓋為人所踣矣。

龍華寺明碑二。其一。播陽釋道深撰。廣陵起昂書。撫甯侯朱永篆額。其一。金陵朱之蕃撰。高陽孫承宗篆額。永春李開藻書。文辭甚俚。不足觀。

資福寺。明正統間僧圓昇建。至嘉靖初尚膳監太監馬潮修之。中有山西按察司僉事督理宣府邊儲四明錢俊民碑。書之者禮部左侍郎任丘李時也。殿前梵塢上勒片石有壬寅三月三日字。未知何時所建。明正德癸酉司禮監太監張雄建寺於宛平縣香山鄉畏吾村。賜額曰大慧并護勅勒於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中範銅為佛像高五丈土人遂呼為大佛寺。嘉靖中太監麥某提督東廠於其左增蓋佑聖觀於是合寺觀計之殿宇凡一百八十三楹拓地四百二十一畝。蓋是時世宗方信道士而厭縑流內官惟恐寺刹之毀故建道觀于其旁而寺後之山又有真武祠藉此以存寺也。寺之始建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為碑工部尚書湯陰李燧書之新甯伯譚祐篆額其增置佑聖觀也大學士餘姚李本撰文禮部尚書高安吳山書之成國公朱希忠篆額其後萬曆壬辰重脩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倉王錫爵撰記。功德寺有木毬使者其事近於怪按宋張世南遊宦紀聞載雪峰寺僧義存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寺有木毬相傳受真覺役使呼僕延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灾毬忽滾入池中得不壞然則以木毬為使浮屠固有其術蓋有先版庵而役之者矣。

五台山僧侈言娑羅樹靈異。至畫圖鏤版。然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臨安白下。峨嵋山。在處有之。聞廣州南海神廟。四本特高。今京師臥佛寺二株。亦有干霄之勢。顧或著或不著。草木亦有幸不幸也。

懷柔城極堅整。西南在平地。東北則因山為之。其南甕城可盤馬。麗譙片石。記萬曆九年增修丈尺。末云。並用純灰鋪底。灌抵完全。以垂永久。宜其歷百年尚如新築也。釣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山水殊勝。澗流至此。廣丈餘。橫版以渡。東南一望。渚烟村樹。彷彿江鄉。瓊華島土。取自塞外。輟耕錄。西軒客譚可稽也。石移自艮岳。明宣宗廣寒記可證也。

西山有君子城。疑即寰宇記所云君子城。謠為箕子城者也。

駕到口在西山。其曰駕到。不知何年事。

齋堂村。在西山之北百餘里。產畫眉石處也。元豫章熊自得。偕崇真張真人往居。撰燕京志。歐陽元功。張仲舉。皆有詩送之。元功詩云。先生去隱齋堂村。境趣佳處如桃源。西出都門二百里。山之盤屋水浩疊。一重一掩一聚落。一溪十渡深而渾。羊腸險徑挂山腹。蟲房小屋粘雲根。立當阮塞若關隘。視人衍沃同川原。市朝甚邇俗塵遠。

土產雖少人烟繁。鉏耨陸宜麥。栽樹柵作園。收雞豚。園蔬地美。夏不燥。煤炭價賤。冬常溫。前年熊郎入賣藥。施貧者。藥人感恩。熊君攜笈。今就子。繞舍木葉書。續繡崇真人。又繼往。況是倅伶之子孫。紫蕭夜吹遶鶴至。林響谷應松風喧。登高東望直沽口。海日涌出黃金盆。應憐曼倩戀象闕。坐羨龐公歸鹿門。仲舉詩云。燕垂趙際中有村。正在西湖之上源。源頭落花每流出。亦有浴鳧時在疊。隱君葦茅據幽勝。髣髴小莊如陸渾。環之蒼松數十樹。拔出太古虛無根。攢峯疊壁何盤盤。地多磽礧少平原。先生生計雖苦薄。最喜靜無人事繁。黃精本肥尤苗脆。疆場有瓜牢有豚。吟詩作畫百不理。一家笑語常春溫。功名祇遺世途累。飽煖已荷皇天恩。近聞京志將脫稿。贊穿百氏手自繙。朱黃堆案墨滿硯。鈔寫況有能書孫。雲晴輒辱羽客去。穀熟方來山鳥喧。土林炕煖石窯炭。黍酒香注田家盆。要知精舍白鹿洞。不待公車金馬門。元之大一統志。卷帙繁富。攷證亦甚詳矣。而自得復撰燕京志。仲舉謂其貫穿百氏。必有出于大一統之表者。惜乎其書之不傳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龐碩。朝廷優之。徭役弗事。歲時得陞殿上。上皇帝壽。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憤博極。

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敢誰何視百官退乃陟峻陞承清光歸而嬉戲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則龐眉黃髮序鈞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此元王士熙張進中墓表進中居京師亦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筆管以堅竹毫以鼯鼠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昂皆與之遊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入禁中觀元盛時尊養耆老之典亦庶幾上庠之風矣

明初有玉鵠十二從南方來飛集燕山識者謂北平當玉蓋兆燕山十二陵也

都中遺老述萬曆間西山戒壇四月游女之盛鈿車不絕茶棚酒肆相接於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無名子嘲以詩云高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魚鹽不因說法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忝

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又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淄又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是為三齊後田榮自立為齊王并王三齊之地正義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

句吳按史記泰伯奔荊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正義引世本注云泰伯始所居地名許慎淮南子注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句顏師古云句夷俗

發聲亦猶越為於越正義又云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吳越春秋泰伯號句吳起城在西北隅名曰故吳注泰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其後楚封春申君黃歇為相以吳故墟為都邑即此也

吳有數稱漢書項羽傳舉吳中兵曰吳中漢書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按吳縣本平地槩言之猶言椶下教下云見葉氏過庭錄曰吳下今人多稱平江為吳門按李德裕文指潤州為吳之門戶又王充論衡云孔子與顏淵上泰山東望吳閶門外白馬如練充謂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他書作吳門而此云閶門者誤也此吳門即莫郭門也莫與魯為鄰非今閶門明矣又見漢五行志洪州亦有吳門鎮曰吳門又吳縣有大吳鄉曰大吳沈休文安陸王碑文鴻鸞舊吳李善注劉琨勸進表奄有舊吳曰舊吳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曰長處全吳今崑山有全吳鄉又長洲縣上元鄉全吳里是也梁同光二年升蘇州為中吳軍節度吳越時稱中吳府亦曰東吳

吳會世多稱平江為吳會意謂吳為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如此今郡中有吳會

亭。府治前有吳會坊。皆承其誤。按史漢等書所載。皆以吳會為吳越。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此時未分會稽為吳郡。蓋指吳會稽之地耳。至吳郡既立之後。若曹子建詩云。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諸葛孔明論荊州形勢云。東連吳會。東漢蔡邕傳云。寄命江海。遠迹吳會。謝承後漢書施延傳云。吳會未分。吳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則斥言孫氏。莊子釋文。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已上皆指二浙之地。又按吳孫資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宋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六朝亦有下吳會兩郡造船若干者。此類甚多。證據尤切。或謂會稽二字。可獨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分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為刺史。晉宋間亦以會稽為會土。故謝靈運有會行吟。此獨稱會之徵也。

蘇臺。青箱雜記云。蘇州有姑蘇臺。故謂蘇臺。相州有銅雀臺。滑州有測景臺。故亦稱

相臺。滑臺。

又見古蹟攷

三楚。史記貨殖傳。淮南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

長沙為南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水鄉。陸士衡答張士然詩云：余固水鄉士。注：吳地也。當時水勢瀾漫，流亦湍急，自後人築堤立塘，村市錯置，水補平。

減流漸寬。

三吳之說，互有不同。十道四蕃志以吳郡、丹陽、吳興為三吳。通典及元和郡志並同。又以義

興、吳郡、吳興為三吳。郡國志同。鄺道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

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東為會稽，後分為三號三吳，即吳興、吳郡、會稽也。按

晉書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為吳郡，

舒為會稽，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為三吳矣。安帝隆安三年，孫恩陷會稽，劉牢之遣將

桓寶率師救三吳，及陶回為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

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卹，據此則與水經合矣。又

虞潭傳：蘇峻反，潭為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孝武帝甯康

二年，太后詔曰：三吳興壤，水旱並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

除一年租，以此兩事攷之，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亦不在三吳之數。豈

一時稱謂初無定說，抑史傳各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為吳興。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為正。

陸廣微吳地記以金陵為中吳。鄂州為南吳。武昌為下吳。即三吳也。地理指掌圖。三吳今蘇潤湖州。亦據吳丹陽吳興三郡而言也。

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唐避諱曰武丘。先名海湧山。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

山在郡城西北五里。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

遙望平田中一小丘。北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吳

越春秋。闔閭葬此三日。金精為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郡縣志云。秦皇鑿山以求珍異。孫權穿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劍池兩屋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為吳中絕景。王元之。張敬夫。皆有銘。晉王珣虎丘銘曰。虎丘先名海湧山。山大勢四面周迴。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王僧虔吳地記云。虎丘山絕出聳壑。茂林深篁。為江左丘壑之表。吳興太守褚淵昔嘗述職。路經吳境。淹留數日。登覽不足。乃歎曰。今之所稱多過其實。今睹虎丘。逾於所聞。斯言得之矣。顧野王虎丘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御史中丞沈初明等遊山賦詩。並

書屋壁。梁郡守謝舉有虎丘山賦。宋何求及二弟點脣。陳顧越。唐史德義並隱此山。紹興中。洛人尹焞避地山中。書堂存焉。舊有東西二寺。即王珣別館。皆在山下。山半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因神僧竺道生於此說法。號千人坐石。他山所無。白蓮池。虎跑泉。亦生公遺迹。陸羽泉。即藏殿側石井。試劍石。因大石中裂故名。及望海樓。真娘墓。皆有古人賦詠。

舊稱虎丘為王珣宅。未審所據。王劭諸州舍利感應記。虎丘山寺。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是矣。

三江。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

下文于分處。號三江。此三十里太近。

一江西南上

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東

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

三百餘里當云。

於其分處。號三江

口。顧夷吳地記云。

顧野王地志同。

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

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水經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徑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

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此亦別為三江。五湖。庾

仲初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

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古迹如此。先儒蔡仲默取以證禹貢之說。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吳敗于槁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槁李。相去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當云報槁李矣。

姑蘇臺。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者。蓋吳音聲重。凡胥鬚字皆轉而為蘇。故後人直曰姑蘇。隋平陳。乃承其謠。改蘇州。以吳越春秋越絕二書攷之。一作姑胥。一作姑蘇。則胥蘇二字。其來遠矣。

山得水而景物奇變。泰山在平地。不及匡廬之多態。彭浪為彭郎。小孤為小姑。詩人借景作情。不宜堅索故實。

牡丹近數曹。臺北地則大房山。僧多種之。其色有夭紅淺綠。江南所無也。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微酸。不及朱櫻之甘碩。

福建江西廣東深山中。有禽民同於獐獐。不與平民相接。有作工於民家者。食之階石。不以人禮待之。其人射鳥獸種麥。此山住一二年。移至別山。官府不能制。有數種姓自相婚配。

今之黑鬼。可人可魚。晉時謂之蜺。蜺即蜃民也。海船用以守纜。恐為魚蟹所傷。高麗日本之間。海中有釜山。為往來之中頓。海道無程。而順風行。一日夜可得千里。貿易者。曾有順風行五日。至長岐島者。故知其國去甯波五千里。日本海中有魚。與人無異。而禿首有尾。通番者謂之海和尚。

日本至中國海面五千里。而禽鳥有來去者。望見海船。即來息力于樯篷。倦不能動。或施之以米。或掇而食之。

日本之外有一國。彼人謂之東京。其間有夜海。白日昏黑。得見天星。海水有一處高起二三丈。如檻然。凡有東京販者。而日本人為駟儈。則中國貨貴。若日本居貨。以待東京人之來。則賤也。日本人人操場練兵。必以夜。蓋燈火整亂。易見也。其教藝處。不令中國人見之。

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留居者。謂之大唐街。今且長十里矣。

日本之東北有食人者。倭亦畏甚。因山作關以拒之。倭人精於刀。且不畏死。登岸則難敵。而舟甚小。故湯和立法。於海中以大船衝沈其船。

涿水亭雜識卷一終

淶水亭雜識卷二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唐肅宗撤西北邊兵平內賊代德遂以京師為邊鎮明棄三衛亦然
明於金陵關中洛陽無不可都本朝惟都燕足以兼制南北而明預建宮殿於三百
年前天也

陸廣微吳地記云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王圻續文獻通攷云南宋江南水田每畝
租六升明洪武年凡淮張之文武親戚及籍沒富民之田皆為官田宣德實錄載太
守況鍾疏云蘇田以十六分計之十五分為官田一分為民田所以洪武加租至二
百二十萬也建文曾減之燕王篡位悉復洪武之制後又漸次增之至二百七十萬
蘇之田租雖重其逋負時有蠲赦民謠曰朝廷貪多百姓貪施萬曆末年上司恐州
縣橫征揭榜令民納至八分不許復納

宋之漕法積於半途次年至京遇有凶饉處轉運使得以轉移其間民以不困蔡京
改為直達以濟徽宗之妄費而漕法始變

明之軍衛仿唐府軍之法其後官存而軍丁漸消遂無實用召募起焉既有召募之